

罗曼·罗兰 音乐笔记



A MUSICAL

TOUR THROUGH

THE LAND OF THE PAST

[法] 罗曼·罗兰 著 孟洁冰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研究出版社

罗曼·罗兰 音乐笔记

[法] 罗曼·罗兰 著 孟洁冰 译



A MUSICAL
TOUR THROUGH
THE LAND OF THE PAST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研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曼·罗兰音乐笔记 / (法) 罗曼·罗兰著; 孟洁冰译. —北京: 研究出版社, 2016. 11
ISBN 978-7-80168-991-7

I. ①罗… II. ①法… ②孟… III. ①古典音乐—音乐欣赏—欧洲—18世纪—文集 IV. ①J605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5589 号

罗曼·罗兰音乐笔记

作 者	[美] 罗曼·罗兰 著
译 者	孟洁冰 译
责任编辑	刘姝宏
出版发行	研究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2 号中研楼
邮政编码	100009
电 话	010-64257481 (总编室) 010-64267325 (发行部)
网 址	www.yanjiuchubanshe.com
电子信箱	yjcbxfxb@126.com
印 刷	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	8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168-991-7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序言

| Preface

这本散文集是我的作品《古代音乐家》^[1]的续篇。我要把更多的篇章献给一个变革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人类的情感、审美标准和现代音乐的形式逐渐形成。通常来说，他们并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，却是未来的先行者，这是历史上普遍的现象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（Johann Sebastian Bach）远远高于他们的时代，对历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；而他们站在自己的时代以外，只能从远方洒下光芒。正是泰勒曼（Telemann）、哈塞（Hasse）和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拉开了新运动的序幕。我竭力使泰勒曼的形象跃然纸上，在书中倾诉自己对哈塞的仰慕和崇敬。

这个世界对这些音乐大师极不公平。他们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声名显赫，却在离开人世后被人遗忘。那些创造新思想的人很少为此感到自豪，比如泰勒曼和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，他们的音乐随风飘扬，传播到四面八方。我们为自己今天拥有的成果对



这些音乐家感激不尽，我们不要求他们描绘秋天的绚丽美景，因为他们已经表现了春天的蓬勃生机。他们终会获得应有的奖赏！在这些音乐家当中，有许多人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，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辉煌成就铺平了道路。

罗曼·罗兰



目录

| Contents

第一章 · 十八世纪音乐家的幽默小说 / 001

第二章 · 佩皮斯日记 / 021

第三章 · 亨德尔的生平 / 053

第四章 · 十八世纪古典音乐风格的起源 / 075

第五章 · 泰勒曼：一位被遗忘的大师 / 101

第六章 · 梅塔斯塔齐奥：格鲁克的先行者 / 147

第七章 · 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之旅 / 167

第八章 · 十八世纪德国音乐之旅 / 199

注释 / 233

第一章

十八世纪音乐家的幽默小说





两个世纪以前，德国人已经遍布那不勒斯、罗马和威尼斯，到处是德国的王公贵族、富商豪绅、朝圣者、艺术家和游客。然而，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像日后那样被动，离开意大利的民众是来访游客的四倍；来到德国的意大利人和远赴意大利的德国人一样多。三十年战争令神圣罗马帝国民生凋敝，意大利从中获益匪浅，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遍及巴伐利亚、黑森、萨克森、图林根和奥地利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音乐和歌剧院留下的足迹。

在慕尼黑，有卡瓦利（Cavalli）、伯纳贝（Bernabei）、斯特凡尼（Steffani）；在德累斯顿，有邦滕皮（Bontempi）和帕拉维奇诺（Pallavicino）；在维也纳，有切斯蒂（Cesti）、德拉吉（Draghi）、齐亚尼（Ziani）、博农奇尼（Bononcini）、卡尔达拉（Caldara）和波塔（G. Porta）；维瓦尔第（Vivaldi）是黑森－达姆施塔特的乐队指挥，托雷利（Torelli）任职于勃兰登堡－安斯波。

成千上万的歌剧作家、布景画家、女高音歌唱家、女低音歌唱家和阉人歌手，众多的小提琴家和羽管键琴乐师，鲁特琴乐手、长笛手、吉他手和各种器乐演奏家，纷纷跟随这些音乐领袖来到德国。他们远赴德国的巨大动力就是歌剧，这是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杰出作品；德累斯顿成为意大利艺术的宣传中心，此地的意大利剧院始建于1662年，整整一个世纪都在欧洲享有盛誉，直到音乐家哈塞离开这里为止。

萨克森的古城莱比锡，也没有摆脱这波日渐蔓延的浪潮。1693年，歌剧院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，莱比锡成为德国艺术的中心城市；创始人毫不掩饰为德累斯顿歌剧院开辟领地的意愿，几年后，他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。歌剧音乐不再满足于剧院的舞台，而是迈进了神圣的教堂，最终成为德国人思想的慰藉。光华灿烂的悲怆旋律很快取代了古典音乐大师庄重严肃的乐曲；人群为聆听这激动人心的吟诵争相涌入；圣托马斯大教堂的歌手和学生，纷纷摒弃自己的职责，涌向其他的乐派，让德意志民族传统最后的捍卫者陷入了空虚迷茫。

当时，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乐长的是德国作曲家约翰·库瑙（Johann Kuhnau）。库瑙富有魅力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，代表了那个艺术界英雄辈出的时代，马特松（Mattheson）评价道：“他精通神学、法律、修辞学、诗歌、数学、语言和音乐。”



他是一名成功的辩护律师，通晓希腊语；他具有雄辩的口才，潜心研究希腊和希伯来的哲学思想，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，本人也有著作问世，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涉猎。音乐理论家雅各布·阿德龙（Jacob Adlung）曾经这样说，“他不知道库瑙究竟是对音乐的贡献大，还是对科学的贡献大”。身为音乐家，库瑙无可辩驳地成为德国古典艺术的支柱。席伯认为，库瑙和凯泽（Keiser）、泰勒曼、亨德尔（Handel）一样，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四位德国作曲家之一。的确，库瑙的音乐拥有深刻的情感、优美的形式，把雄浑有力和明朗轻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，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——如果世人对艺术产生真挚的兴趣，就免不了追逐时尚潮流。库瑙是现代奏鸣曲的创始人，他谱写的键盘组曲依然是优雅活泼的典范，时而渲染出幻想曲的色彩。他创作过叙事诗风格的标题音乐《圣经奏鸣曲》，以及康塔塔、宗教音乐和世俗乐曲。他是巴赫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的前任乐长，实际上，库瑙谱写的耶稣受难曲，不仅使他成为巴赫的先行者，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巴赫无可置疑的典范。

这就是他呈现给公众的主要音乐作品。人们会对他平静安详、温和优雅的风格和慷慨大方的个性有所了解。库瑙请求人们原谅，他在优美迷人的奏鸣曲里（《水果键盘奏鸣曲》）诠释了美妙的灵魂；他表示，自己运用了“大自然赋予的自由，等绿树枝头垂下硕果，自然赐予每棵树的果实相差无几……我谱写出这些乐章并

没有花太久的时间：创作对我而言，就像在某些国家，天气热得不同寻常，万物生长的速度极快，撒下种子后一个月就能收割庄稼。我创作这七首奏鸣曲时，怀着急切的心情，并没有把每天谱写的其他作品抛到脑后，我从星期一开始写作这部奏鸣曲，到下个星期一就已经大功告成。我提到的这种情形，人们不会在其中发现非凡罕见的特质。实际上，我们不会总渴望精美绝伦的东西。正如我们平常吃到田野中普通的水果，高兴的心情和品尝到奇珍异果没有什么两样，尽管奇珍异果价格昂贵，来自千山万水的远方。我知道，音乐爱好者中有些美食家，只肯品尝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佳肴—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身家豪富，能够呼吸这些国家的芬芳香气；而我的果实允许人们随意采摘，那些口味不同的人只能去别处寻觅。至于那些评论家，他们不会白费力气，而那些愚蠢无知的恶人则对此无能为力，犹如冰冷的露水休想冻坏成熟的果实”。

就在同一年（1700年），库瑙创作了旋律优美、富有表现力的组曲《圣经故事》，同时出版了一本小说，我们将对这本书详加论述。他已到不惑之年，在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化的音乐家当中显得形单影只，好友和学生纷纷离他而去。他见证了德国音乐的衰落，极力挽回德国音乐的颓势，却徒劳无益。他呼吁市议会保护公立教育，因为公立教育不仅受到外国艺术的蚕食，还受到廉价欢乐和眼前利益的危害，这诱使莱比锡学校的年轻人堕落，吸



引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歌剧，而他的请求无济于事。市议会做出了不利于库瑙的决定，支持成功的一方。

1722 年库瑙去世的时候，意大利歌剧已经在德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由此可见，命运的裁决如此不公，必定让这位古典音乐大师的心中充满苦涩。然而，当时的艺术家并没有为此感到忧虑和悲哀；面对讨厌的人或物，库瑙从不缺少温和的嘲讽戏谑。他通晓人情世故，对于江湖骗子胜过正人君子的事情丝毫不感到惊讶。“人们把城里初来乍到的艺术家看成新鲜的鲱鱼，人人都想品尝一番，因此舍得在他们身上破费，为此花的钱比平常餐桌上常见的精美佳肴还要多。”不过他是个虔诚的信徒，不仅笃信宗教，而且相信艺术，他毫不怀疑自己的事业终将胜利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本讽刺小说《音乐庸医》^[1]，借此报复那些愚蠢无知的糊涂虫。

1700 年，这本古怪离奇的小说出版于德累斯顿，在十八世纪广为人知，迄今为止仍有两本书稿流传于世，一本收藏在柏林皇家图书馆，另一本存于莱比锡城市图书馆。德国诗人科特·本多夫（Kurt Benndorf）希望再版这本小说，将其收录在绍尔编写的《德国文学选集》里。

这本书用活泼通俗的德语写成，受到法语的影响，句子简短有力，混杂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词汇，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读得乐不可支。小说中充满幽默诙谐的描写，灵光四射、机智风趣。

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迂腐学者的模样，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弊端，描绘出美丽风景中的细小瑕疵。该书展现了十七世纪萨克森地区多姿多彩的世态风情画卷，呈现了德国历史上那个妙趣横生的年代——那是三十年战争过后，这个国家迅速恢复元气的时期，也是伟大的古典音乐形成的时代。

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滑稽可笑的士瓦本冒险家，来自德国南部城市乌尔姆附近。他为了从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崇敬中获益，不惜假扮成意大利人的模样。他曾经在意大利居住了不到一年，在那里处境卑微，担任几位著名音乐家的随从，为他们抄写乐谱。他使出浑身解数，让人们相信自己拥有音乐大师的天赋。不过，他行事小心谨慎，知道自己的阴谋很难在罗马或威尼斯得逞，不敢在意大利装腔作势；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，利用德国同胞的天真纯朴和他们对外国的盲目崇拜来崭露头角。

他径直来到了德累斯顿，这里是意大利音乐的中心，拥有知名的歌剧院。他先是改名换姓，把他父亲起的浑名托伊尔-阿菲（意为宝贝猴子）改成了那不勒斯名门望族的姓氏卡拉法。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怪癖，德国人总爱取法语或拉丁语的名字。库璘用莫里哀（Molière）的讽刺口吻，抨击了这种荒唐的行径：“我们可以原谅那些用外国姓氏的人，这要归咎于可笑的父母；他们保留这样的姓氏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是，那些更名改姓的人，凭



空给自己捏造出新的民族，应该得到命运的惩罚。有位绅士原本叫作里本纳，偏偏更名为哈帕留斯。结果在他请求继承自己兄弟的财产时，法官驳回了他的请求，表示他在递交的申请书里承认自己‘荒淫无度’（哈帕留斯的含义），因此不能继承这份财产。许多势利鬼都改了法国名字。我从前认识一个人，名叫汉斯·耶尔梅。他的衣着服饰和教养风度都合乎法国的流行时尚，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配得上他的风度仪表。实际上，他只会说一句法国话：‘先生，我有幸自称您谦卑的仆人。’不过，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取个法国名字。此外，他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上等人，以为改名换姓，加上修饰装点，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摆出绅士派头。他后来更名为让·德·热尔梅，不过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名字在德语中的发音是施恩德－舍尔姆（意为声名狼藉的恶棍），因此遭到了大家的鄙视和嘲讽。我真希望，那些为自己的德国姓名感到羞愧，从此改头换面的人都是这个下场；德国人真该为他们的行径感到害臊，把他们和那些招摇撞骗的家伙赶出德国去。”^[2]

库瑙的大声疾呼犹如旷野上无人回应的呼喊。

托伊尔－阿菲给自己改名为卡拉法，再说上几句意大利语，就足以让德累斯顿的音乐界匆忙赶来欢迎他。“普利尼说，这些人真是荒唐透顶，他们居然认为，如果一位作曲家没去过意大利，他就是个傻瓜，异国气息的熏陶会让艺术家变得完美无缺，连卢西塔尼亚吹来的微风，都会让母马多生小马。”^[3]此外，卡拉法

使出狡猾的伎俩，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。他不断收到欧洲各地寄给他的信，上面的头衔非常响亮，有的信上用意大利语写着：

尊敬的阁下，彼得罗·卡拉法先生，前所未有的音乐大师。

有的信上用德语写着：

才华横溢、天赋非凡的彼得罗·卡拉法先生，意大利著名音乐家，无与伦比的演奏家。

似乎是出于疏漏，这些信封上几乎都忘记了写他的住址。邮差不得不挨家挨户地打听，有没有人认识“这个时代的奥菲斯”或是“无与伦比的演奏家”。

就这样过了几天，人们在他露面之前，已经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，他也成了受人欢迎的人物^[4]。德累斯顿的音乐协会派了代表去拜访他，邀请他参加协会的会议，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说，仿佛是迎接王子殿下驾到。人们为他举行音乐会，纷纷请求他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。卡拉法欣然接受大家的盛情款待；虽然他会弹一点希尔伯琴和吉他，可是他的音乐才能乏善可陈。不过他小心谨慎，想方设法找到各种借口，来拖延在公众面前的表演。

据他所说，自己的嗓音优美动听，可惜只会唱意大利歌曲，而音乐协会只有德国歌曲的乐谱。他原本是位才华出众的小提琴



演奏家，不过有个心怀嫉恨的竞争对手打算暗害他，用匕首划破了他的手，落下了毛病，要等上几个月，他的手才能灵活自如。不过，他同意用羽管键琴伴奏一首协奏曲，特意表明这是首简单的曲目。当人们出于对他的尊敬，非要请他弹奏一段高难度的乐曲时，他立即对羽管键琴大加抱怨，声称这部音乐作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，简直无与伦比。如果说他偶尔会漫不经心地弹几下羽管键琴，那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伴奏，但这毕竟只是他自己的消遣娱乐。此外，意大利的羽管键琴乐曲非常简单，没有旋律优美、演奏复杂的段落，而这恰好是德国音乐品味的喜好。

经过一番喧闹纷扰，他终于坐在了羽管键琴前面，弹奏了几段平淡无味的和弦作为前奏，推辞说自己得了感冒，掏出了几个鼻烟盒。“每当他看到右手难以弹奏的乐章，就从容自如地拿起右边的鼻烟盒嗅一下；此后他如法炮制，竟然把这首曲子搪塞了过去！”^[5]

库瑙精心刻画了萨克森人的个性，他们既坦率直白又狡猾精明，举止笨拙、风趣温和。这些可敬的人热情洋溢，怀着荒唐可笑的想法去听卡拉法的演奏，对这位出色的音乐家倍加尊敬、竭诚仰慕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羽管键琴演奏家毫无音乐天赋可言；但是，这些宽容大度的民众尽力为此寻找借口。他们的信心难以动摇，但是一旦这些可敬的人心生猜疑，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

睛。他们开始仔细打量这位冒牌的意大利人，卡拉法却对此一无所知。等人们终于弄清了真相，并没有对这个江湖骗子大发雷霆，把他从此地驱逐出去，而是导演了一出喜剧，把他耍得团团转。

人们怂恿卡拉法撒谎骗人、自吹自擂，让他自命不凡的愚蠢虚荣暴露无遗，一边佯装崇拜他的才华，一边暗自窃笑，等到惊慌失措的卡拉法明白过来，人们已经嘲笑他好几个星期了。尽管卡拉法谨小慎微，人们还是说服他拿出自己的几部作品，暴露了他浅薄的学识。

为了确保卡拉法不能使用平常的作曲方法，其实就是厚颜无耻的剽窃，人们把他关进了化妆间，从外面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“卡拉法使出了浑身解数。他小声哼哼，用手敲鼓点，拍打桌子，又是唱又是跳，摇头晃脑地打节拍。从来没有一个卖苦力的，像他那样费心劳力地连蹦带跳。过了一个半小时，他的脸上挂满了汗珠，背上大汗淋漓，可是连一段旋律都没写出来。现在，他拿出纸和笔，蘸了墨水写了起来，可总是写了又划，把纸揉成一团、撕得粉碎，然后从头再来。他尝试着谱写旋律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在屋里奔来走去，似乎准备破门而出、穿墙而过；就这样他足足磨蹭了十五分钟。最后，他求助于倒霉赌徒惯用的迷信习俗，赌徒们通常相信，换个位置会让他翻盘转运。于是他从桌边站起来，坐在了地板上。他耗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倾注了全部的精神，竟然没有注意到当时已近午夜，只有油灯在燃烧。终于，他